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宋沙門道原纂

合九

懷讓禪師第三世五十六人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法嗣三十人一十三人見錄

潭州鴻山靈祐禪師

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

天台山普岸禪師

筠州常觀禪師

潭州石霜性空禪師

福州大安禪師

古靈神讚禪師

廣州和安通禪師

江州龍雲臺禪師

洛京衛國道禪師
洪州東山和尚

高安無畏禪師
邢州素禪師

唐州大乘山言本禪師
小乘山慧深禪師

揚州慧照寺昭一禪師
蘿浮鑒深禪師

洪州九僊山梵雲禪師
百丈山涅槃和尚

越州禹迹寺契真禪師
筠州包山天性禪師

洪州遼山藏衍禪師
清江紙閣山道方禪師

洪州大梅山彼岸禪師
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大藏山通方禪師
已上一十七人無

大士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四人一見錄人

虔州處微禪師

新羅國通義禪師
新羅國洪直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新羅國慧禪師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壽州良遂禪師

新羅國無染禪師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四人一人見錄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

舒州景諸禪師
潭州幕輔山昭禪師
莊嚴寺光肇禪師

前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法嗣一十六人六見錄人

綠語句不錄

前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法嗣一十六人六見錄人

綠語句不錄

京兆薦福弘辯禪師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

朗州懷政禪師

金州操禪師

朗州古堤和尚

河中公畿和尚

河中公畿和尚

柘林院閑雲禪師
河中寶堅禪師

合九

宣州玄哲禪師

絳州神祐禪師
許州無迹禪師

西京道志禪師

西京智藏禪師

新羅國玄昱禪師
已上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新羅國覺體禪師

前百丈懷海禪師第三世法嗣

新羅國覺體禪師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者福州長谿人也姓趙氏年十五辭親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受戒究大小乘經律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大智禪師百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一日侍立百丈問誰師曰靈祐百丈云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徃瀉山可乎司馬頭外蘊人倫之鑒兼第地諸方廟院多取決可對云瀉山奇絕可聚合九三

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向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時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徃瀉山可乎司馬頭陀參禪理諸方廟院多取決可對云瀉山奇絕可聚合九三千五百衆然非和尚所住百丈云何也對云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百丈云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對云待歷觀之百丈乃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即華林和尚也問云此人如何頭陀令磬放一聲行數步對云此人

不可又令喚典座來師也祐頭陀云此正是瀉
山主也百丈是夜召師入室囑云吾化緣在
此瀉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
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
持百丈云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
持即指淨瓶問云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
麼華林云不可喚作木桺也百丈不肯乃問
師師踢倒淨瓶百丈笑云第一座輸却山子
也遂遣師往瀉山是山峭絕夐無人煙師猿
猱爲伍橡栗充食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衆

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
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若輻湊焉師
上堂示衆云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
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
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
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
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泞無
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之人時有僧問頓
悟之人更有修否師云若真悟得本他自知
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

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舍九此乃得座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四際理地不受一座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趣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大好燈籠仰山云莫只這箇便是麼師云這箇是什麼仰山云大好燈籠師云果然不識一日

師謂衆云如許多人只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云和尚恁麼道意旨如何庵主云更舉看仰山擬再舉被庵主踢倒歸舉似師師大笑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抄拊掌大笑師云衆中也有恁麼人喚來問作麼生火頭云某甲不喫粥肚飢所以喜歡師乃點頭東使聞云將知鴻雲將知鴻衆裏有人卧龍衆裏有人普請摘茶師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山撼茶樹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云

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二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什麼處師上堂有僧出云請和尚爲衆說法師云我爲汝得徹困也僧禮拜後人舉似雪峯雪峯心乃問玄沙云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雪峯問合九什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

五問得百雜碎雪峯駁之乃休師謂仰山曰寂

玄沙云大小鴻山被那僧一師子速道莫入陰界仰山云慧寂信亦不立師云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山云只是慧寂更信阿誰師云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山云慧寂佛亦不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

多少佛說多少魔說仰山云總是魔說師云已後無人奈子何仰山云慧寂卽一期之事行履在什麼處師云只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仰山蹋衣次提起問師云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云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山云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山云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云汝有用而無身此語是二月中問答師忽然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山云正恁麼時切忌勃望師云停囚長智師一日

喚院主院主來師云我喚院主汝來作什麼
院主無對曹山代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又令侍者喚第一
座第一座來師云我喚第一座汝來作什麼
亦無對曹山代云若令侍者喚恐不來法眼別云適來侍者喚師問新
到僧名什麼僧云名月輪師作一圓相問何
似這箇僧云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
肯在師云貧道即恁麼闍黎作麼生僧云還
見月輪麼師云間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
肯諸方師問雲巖云間汝久在藥山是否巖
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雲巖云涅槃後

有師云涅槃後有如何雲巖云水灑不著雲
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巍巍堂堂
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
無汝下觜處師過淨瓶與仰山仰山擬接師
却縮手云是什麼仰山云和尚還見箇什麼
師云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山云雖然如
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
合九六師乃過淨瓶與仰山師與仰山行次指柏樹
子問云前面是什麼仰山云只這箇柏樹子
師却指背後田翁云這阿翁向後亦有五百

衆師問仰山從何處歸仰山云田中歸師云未好刈也未仰山云好刈也師云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山云和尚背後是什麼師云子還見麼仰山拈起禾穗云和尚何曾問這箇師云此是鵝王擇乳冬月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山云大家在這裏師云何不直說仰山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云直須隨流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云請和尚不起師云老僧未曾坐僧云某甲亦未曾禮師云何故無禮僧無對同安代云和尚不經石霜會下

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榦柴問云還道得麼俱無語仰山云莫道無人會禪好歸舉似鴻山云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云什麼處被子勘破仰山便舉前話師云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居錫云合九
勘破仰山處是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迴面向壁仰山云和尚何得如此師起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爲我原看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云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香

嚴乃點一椀茶來師云二子見解過於鷲子僧云不作鴟山一頂笠無由得到莫徭村如

何是鴟山一頂笠師即踢之師上堂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

五字云鴟山僧某甲此時喚作鴟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鴟山僧喚作什麼即得雲居代云師無異號資福代作圓相托號實難離却兩頭應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師敷揚宗教凡四十

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入室弟子四十一人唐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

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勑謚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肉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乃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迴顧云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研汝脰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

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參百丈問曰從上宗乘
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云不可教後人斷絕
去也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
隨後入云某甲特來百丈云若爾則他後不
得孤負吾百文合九一日問師什麼處去來曰大
雄山下採菌子來百丈曰還見大蟲八麼師便
作虎聲百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百丈一撻
百丈吟吟大笑便歸上堂謂衆曰大雄山下
寺海衆奔湊裴相國休鎮宛陵建大禪苑請
有一大蟲沒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
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時普請擇菜南泉問

什麼處去曰擇菜去南泉曰將什麼擇師舉
起刀子南泉云只解作賓不解作主師扣三
下一日南泉謂師曰老僧偶迷牧牛歌請長
老和師云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門送提
起師笠子云長老身材勿量大笠子太小生
師云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南泉云
王老師亦師便戴笠子而去後居洪州大安
寺海衆奔湊裴相國休鎮宛陵建大禪苑請
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又請
師至郡以所解一篇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

披閱良久云會麼公云未測師云若便恁麼
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
乃贈詩一章曰

自從大士傳心印 頸有圓珠七尺身
掛錫十年棲蜀水 浮盃今日渡漳濱

一千龍象隨高步 萬里耆華結勝因
擬欲事師爲弟子 不知將法付何人

師亦無喜色自爾黃隣門風盛于江表矣一
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
因以棒趨散云盡是喫酒糟漢恁麼行脚取

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只圖
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壺
便從頂上一鉗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
米供養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
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
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一僧出問云
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什麼道無禪師師
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闍梨不見馬大師下
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眼者止三兩
人廬山和尚是其一人夫出家人在家人上

來事分且知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腦方辨得邪正

宗黨且當人事寔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入門

來便識得汝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筭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

流莫窺涯涘唐大中年終於本山勅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頂骨圓聳其聲如鍾少丁母憂廬於墓所服闋思報罔極於并州童子寺出家嵩嶽登戒習

舍九

諸律學後叅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茅于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蒼天南泉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云會即便會莫忉忉南泉拂袖而出後住浙江北大慈山上堂云山僧不解荅詰

只能識病時有一僧出師前立師便下座歸
方丈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
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總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主趙州問
般若以何爲體師云般若以何爲體趙州大笑而出師明日見趙州掃地問般若以何爲

體趙州置箒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有僧辯
師云去什麼處僧云暫去江西師云我勞汝一段事得否僧云和尚有什麼事師云將取老僧去僧云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捨得去師便休其僧後舉似洞山洞山云闍黎爭

合恁麼道僧云和尚作麼生洞山云得法眼和和尚若去某甲提籃子洞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什麼言句僧云有時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云我不恁麼道僧云作麼生洞山云說取行不得底

合九

上

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路樂普云行說俱到即本事在後屬唐武宗廢無行說俱不到即本事在

教師短褐隱居大中壬申歲重剃染大揚宗

旨咸通三年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壽八十

三臘五十四僖宗諡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後聞天台勝槩聖賢間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躅乃結茅蘚草宴寂林下日居月諸爲四衆所知創建精藍號平田禪院焉有時謂衆曰神光不昧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有僧到叅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閻黎造次僧大笑師曰這箇師僧今日大敗也有偈示衆曰

大道虛曠常一真心 善惡勿思 神清物表
隨緣飲啄更復何爲

終于本院今山門有遺塔存焉皇朝重加修飾賜額曰壽昌岸禪師即壽昌開山和尚也筠州五峯常觀禪師有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云險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塞有僧授師云閻黎向什麼處去僧云臺山去師豎起一指云若見文殊了却來這裏與汝相見僧無對師問一僧汝還見牛麼僧云見師云見左角見右角僧無對師自代云見無左右山仰

別云還辨
左右麼又有僧辯師云汝去諸方莫謗老僧在這裏僧云某甲不道和尚在這裏師云汝道老僧在什麼處僧豎起一指師云早是

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合九師曰若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你若出得十二此人即荅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死屍著沙彌即仰山也沙彌後舉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仰山後問鴻山

如何出得井中人鴻山乃呼慧寂寂應諾鴻山曰出也及住仰山嘗舉前語謂衆曰我在耽源處得名鴻山處得地

福州大安禪師者本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黃

檗山受業聽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往洪井路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即造于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百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

何保任百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叅祐禪師創居鴻山也師躬耕助道及祐禪師歸寂衆請接踵住持師上堂云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什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而却傍家走魚
舍九
恩如渴鹿趁陽焰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作佛但無如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鴻山三十來年喫鴻山飯局鴻山屎不學鴻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

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迢迢地趁亦不去也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覽一切善惡音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是什麼物任持便得如是汝若覓毫髮即不見故誌公和尚云内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

問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云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僧云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云地水火風受想行識僧云這箇是五蘊師云這箇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云此陰未謝那箇是大德僧云不會師云若會此陰便明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云汝用得但用僧乃脫膊繞師三匝師云向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口曰師便打云這野狐精出去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師乃云好箇法堂只是無人師

從門裏出云作麼無對雪峯和尚因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云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來與師師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人問師佛在何處師云不離心又云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云法無所得設有所得得本無得有僧問云黃巢軍來和尚向什麼處迴避師云五蘊山中僧云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云惱亂將軍師大化閩城二十餘載唐中和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歸黃壁寺示疾而終塔于楞伽山勑謚圓智禪師證真之

塔

福州古靈神讚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
脚遇百丈開悟却迴本寺受業師問曰汝離
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
日因澡浴命師去垢師乃撫背曰好所佛殿
而佛不聖其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
能放光其師又一日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
他故紙驢年出得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
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

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
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登座舉唱百丈門風
乃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
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
其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
舍九十五
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沐聲鍾告
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
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
順寂塔存本山焉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者婺州雙林寺受業自

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也因禮佛有禪者
問云座主禮底是什麼師云是佛禪者乃指
像云這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
禪者云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
云座主幾夏耶師云十夏禪者云還曾出家
也未師轉茫茫然禪者云若也不會百夏奚爲
禪者乃命師同叅馬祖行至江西馬祖已圓
寂乃謁百丈文頓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
師云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却召其人其人
應諾師指櫻櫛樹子其人無對師一日令仰

山將牀子來仰山將到師云却送本處仰山
從之師云牀子那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
師云這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師召云慧
寂仰山云諾師云去

江州龍雲臺禪師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云老僧昨夜欄裏失却牛

京兆衛國院道禪師僧到叅師問何方來僧
云湘南來師云黃河清未僧無對鴻山代云
要過即過但知過用疑作什麼師因疾有人來問疾師不出
其人云久聆和尚道德忽承法體違和請和

尚相見師將鉢鎗盛鉢揩令侍者擎出呈之其人無對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

云序品第一

歸宗承別云禮拜了去

洪州東山慧和尚遊山見一巖僧問云此巖

合九十六

有主也無師云有僧云是什麼人師云三家村裏覓什麼其僧又問如何是巖中主師云還氣急麼有小師行脚迴師問汝離吾在外多少時耶小師云十年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小師云對和尚不敢謾語師喝云

這打野櫛漢清田和尚一日與瑫上座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瑫亦敲三下師云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座敲有何道理瑫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麼生師舉起盞子瑫云善知識眼應須恁麼煎茶了瑫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師云不可更別有也大士和尚與南用到茶堂見一僧近前不審用云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云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云大士亦無語師乃把其僧云是你恁麼累我亦然打

一樁用便笑曰朗月與青天侍者到看師問
云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
侍者云不妨和尚借問師云即今即得去後
作麼生侍者云誰敢問著某甲師云大于還
得麼侍者云猶要別人點檢合九在師云輔弼宗

師不發光彩侍者禮拜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虔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
妙與祖師意爲同爲別師云恁麼即須向六
句外鑒不得隨他聲色轉僧曰如何是六句

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
作麼生僧無對師問仰山汝名什麼對曰慧
寂師曰那箇是慧那箇是寂曰只在目前師
曰猶有前後十七在寂曰前後且置和尚見什麼
師曰契茶去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初參麻谷麻谷召曰良遂師
應諾如是三召三應麻谷曰這鈍根阿師師
方省悟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若不來禮拜和
尚幾空過一生麻谷可之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這裏作麼對曰良价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應諾師曰是什麼价無語師曰好箇佛只是無光焰

京兆章敬寺懷惺禪師法嗣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

小荷

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本師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師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

合九

十六

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語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

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咒求佛如何合九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寶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

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儕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是日辯師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仍勑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者揚州人也姓柳氏受業於本州華林寺唐元和元年潤州丹徒天香寺受戒不習經論唯慕禪那初謁惲禪師惲問曰何所而至真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惲雖默然真亦自悟尋抵婺州五洩山會正原禪伯長慶二年同遊建陽受郡人葉玢請居東禪至開成元年徃福州長谿邑人陳亮黃瑜請於龜山開剎一日示衆曰動容瞬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乃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

欲知是佛非身處 明鑑高懸未照時

後值武宗澄汰有偈二首示衆曰

明月分形處處新 白衣寧墮解空人
誰言在俗妨修道 金粟曾爲長者身

其二曰

忍僊林下坐禪時 曾被歌王割截支

況我聖朝無此事 只令休道亦何悲

暨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綯咸通六年終于本
山壽八十四臘六十勑謚歸寂禪師塔曰祕
真

朗州東邑懷政禪師仰山來參師問汝何處
人仰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
珠是否仰山曰是師曰此珠何形狀仰山曰
白月即現師曰汝將得來否仰山曰將得來
師曰何不呈似老僧看仰山曰昨到鴻山亦
就慧寂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宣師
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

金州操禪師一日請米和尚齋不排座位米
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就師位而坐
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

也 簠之箠也 切 樹斐父切 荘大几也 切 脖伯各
也 鎮鉢音訛也 切 小 捷章移也 埋木根也 切 枯筆肩也
也 鉢鉢也 切 捷章移也 埋木根也 切 粉筆肩也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第一五三冊